

行行重行行

老郭游记之一

郭五一 著

万座山，
万道川，
万条山溪汇江湾，
山水秀色直可餐。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老郭游记之一

行行重行行

万座山，
万道川，
万条山溪汇江湾，
山水秀色直可餐。

郭五一 著

山书印
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行重行行 / 郭五一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108-2061-8

I. ①行… II. ①郭…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7.4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121 号

行行重行行

作 者 郭五一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061-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寄情山水辩（代前言）

人在困顿时往往或登高眺远或临渊羡鱼，以山水之真气求精神之解脱，所谓寄情山水也。近几年，已逾“天命”之年，既无功名之累，亦无身家之拖，也就越发想出去走走。

同仁责之，“正当年富，何以玩物丧志？”答曰：“人生何不是一场大玩？能天真，能率性，能本色，自风流也，何来丧志？”

志者，士之心也，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临危受命勇于任事，放浪江湖心存高远，俱是“志”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当今之世，除旧布新。旧有价值崩颓，“礼崩乐坏”；新生价值萌生，“式微纷杂”。精神失去依托，生命丧失意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泛滥，勤劳致富、社会保障缺失，竞争与危机同在，压迫与恐惧共存。当此之时，遁迹于江湖，寄情于山水，在真山真水的恒定与平静中寻求心灵的宁静，何怪之有？

我经常远足，到大山大水中徘徊，深感人渴求自由与安定的情致会赋予山水以灵性。“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那是诗人的化境，化到浓酣忘我，境与神会，怎不神纯意静，真气扑人？

真诚是人的第一心理需要，也是人类社会一切真道德、真情感的源泉。当人失去真诚，失去相互的信任，便会走向自然，走进山水，从那里寻求“洗尽沉渣，独存孤迥”，寻求“清风朗月，玉洁冰清”。沐浴在心灵的洗礼中，一股爱的无名哀感膨而涨之，超然于功利争斗的压迫之上，也就升华出一种无畏的镇定与宁静。

晋人王羲之有诗曰：“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能于此物欲横流，名利淹泛之际，“勿为物喜，勿为己悲”，处功利堆中不争，淹利禄围中忘求，怎不是一种大境界？

能动荡中“独静其静”，变乱中“忘求守一”，才真人也。

当人为社会所滞，为情志所困，走向自然，踏进山水，从远古的真意中寻求精神的解脱，能不大乐乎？

此身逢变世，人生大复翻。
少年虚立志，老大无报还。
主义成虚伪，社会大标签。
唯求真与诚，友爱或虚烟。
浮华盛风气，但余权与钱。
人心伤如此，何处随遇安？
弃别流与俗，超拔出淡然。
世外有真气，潇洒山水间。

郭五一

2012年5月1日

Contents 目录

寄情山水辩（代前言）	1
------------------	---

川西行	1
记忆的召唤	2
出 发	4
秦 岭	7
蜀道行	12
成都 武侯祠	20
雅安、蒙山记	25
走进川西	30
贡嘎神山	34
从泸定到塔公	40
木雅金塔和丹巴碉楼	45
丹巴甲居村	51
丹巴中路乡	55
走向松潘	64
松潘与黄龙	66
川主寺	70
郎木寺	73
拉卜楞寺	78
兰 州	82
洛阳·龙门石窟	84
回 家	86

加拿大北方行	89
走向北方	90
嘉士伯镇	94
阿尔波塔印象	98
艾德蒙顿市	102
走向斑芙	108

Contents

目录

斑 芙.....	111
回 家.....	115
车轮上的香格里拉.....	119
目标——香格里拉.....	120
三峡大坝.....	126
秀水巫山.....	131
蜀中行.....	137
走进雅砻江.....	143
从雅江到稻城.....	148
翻大雪山.....	154
金沙江峡谷.....	161
东竹林寺.....	167
澜沧江大峡谷.....	175
走向香格里拉.....	183
大峡谷、虎跳石、丽江.....	188
大研镇的情思.....	197
万古楼、沙溪镇、大理城.....	202
公路断想.....	214
踏上回程.....	217
后 记.....	221



川西行



贡嘎神山

记忆的召唤

2004年10月28日 星期四

那里的雪山蓝天太空阔，不由你不感叹；那里的峡谷河流太雄奇，不由你不惊奇；那里的森林植被太丰富，不由你不沉醉；那里的湖光山色太美丽，不由你不痴迷。

人的一生会因为种种经历形成许多记忆，大多记忆会随时日的迁延渐渐淡化，唯独一些特殊的记忆不仅不会淡化，反而会因为细节的飘逝使主体更加突出，压迫着你成为一种心债。

重走横断山区就是我的这样一种心债。

37年前，正值“文革”高潮，裹挟在“大串联”的队伍里，与同班同学丁力、赵小伙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67年1月从西藏出川来到横断山区。

20世纪60年代的川藏公路狭窄陡峭，沙石铺地，泥石流几乎是家常便饭，沿途到处可见塌垮的山石堆积。道班工人和筑路战士不停歇地清理着路障，经常是

刚放过去几部车山石就下来了，山路上堵着长长的车队，隔不远就能看到有车辆沉坠谷底。翻山仅可单向行驶，车队上午从东向西，下午从西向东，一座山就是一天的行程。

那时平叛虽然已经八年，中印反击战结束两年，可沿途并不太平，除了军车很少客车。我们乘一辆老式解放卡车改装的客车孤零零地走在崇山峻岭。一个湖北籍的援藏老师傅带着一个四川籍的复员兵载着六个“串联”出藏的学生（另外三个学生是西安民族学院附中的女生）辗转在川藏交界的宏大山区。

车走得很慢，有时一小时不到五公里。记得翻越雀儿山，发动机“开锅”，老师傅竟然让副手驾驶，自己提着一桶水像猴子一样翻上前车盖儿，边行车边加水，加好水竟然又翻爬着回到车里。那时的川藏汽车兵（包括复转军人）几乎都有那么一种无畏犯险的性格。

风呼啸着，引擎咆哮着，车跳跃爬行，一路寒冷、颠簸、灰尘、噪音。沿途的兵站经常可以听到残匪袭击车辆的消息。我们在忐忑中走进横断山区。

走下寂寞荒疏的高原，骤然来到植被丰茂的谷地，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从心底升起。

那里的雪山蓝天太空阔，不由你不感叹；那里的峡谷河流太雄奇，不由你不惊奇；那里的森林植被太丰富，不由你不沉醉；那里的湖光山色太美丽，不由你不痴迷。那是一次充满激情的旅行，两千多公里走了13天，每天都有新的景象，每天都有新的刺激。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折多山、雀尔山、二郎山。高山峡谷，冰川密林。车行至此，俄而从皑皑雪山沉降到原始雨林；须臾又从急流险滩攀援到白云的府邸。一月的雪山缠绕着抢眼的云雾，沉寂在悠远的蓝天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可惜当时还是孩子，不懂摄影，没留下印记。但那风光，随着时日流逝，余下的记忆：山就更高，雪就更白，云就更亮，天就更蓝，像一个遥远的梦呼唤着我，再去一趟川西。

今年初和朋友驾车游历了加拿大阿拉斯加，看到那里的蓝天白云、高山大川，重返川西的愿望更加强烈。

昨天和影友马卓新、文元、耿少峰商议，拟四人一车翻秦岭、走汉中，经川西、川北入甘南草地，重走横断山区。



川西山地

出发

2004年10月29日 星期五

看到黄河了，不见波涛，没有奔腾，唯见滑动的泥浆沉沉荡荡。河两侧是平缓的低坡，一座不知名的小塔，塔下影影绰绰的黄河大桥。夕阳正在沉沦，寸寸微云，丝丝残照。

出发了，9点25分，我们已经走上石家庄南的高速公路。

清晨，深秋的华北大地，四野弥漫着灰黄的浓雾。枯草败叶渗出清霜，路旁满是悄然枯萎的“火炬树”。太阳努力地渗出一轮暗淡的白晕。一派肃杀，秋色满目。

华北大平原平坦开阔，被誉为中国的乌克兰。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骑车在这一带游历。印象中的这片大地：无涯的青纱帐像绿色的迷宫，迷宫深处遍布池塘、水渠。无处不在的蛙叫、蝉鸣，时时惊起的蚂蚱、麻雀。站在高处，四围村庄稠密，绿浪一望无际。

40年过去，又是秋天，曾经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被公路、城镇、村庄、工厂，切割得零零碎碎。村庄连着村庄，楼房望着楼房，绿浪正在消退，城市化在这里兴起。

我们这代人几乎是在大起大落中走过人生。童年时的记忆是永无休止的政治

运动，刚懂点事就赶上“文化大革命”，然后是上山下乡，当兵入伍，卷在无休止的政治漩涡里，养成一种虚妄的政治热情。好容易“文革”结束，可以上学、成家，生活走入轨道，又赶上经济改革的大潮，奔忙劳碌，生生不已。

我们几乎来不及反思人生，来不及评价社会和自己，刚刚认可的发展经济，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人生诉求又出现了危机。

80年代末以后，一些人仿佛一下勘破了世情，轻视奉献，远离政治，开始从挣钱和花钱中寻找自己。无穷尽的竞争，无穷尽的应酬，几乎一夜之间，国人涂抹上了资本人格的色彩，致富的压力使相当一批人丧失了追求人生真情趣的努力。

我想出去看看，看看那些远离闹市的人群，看看那些无限风光的景区，看看这个古老社会的变迁，看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真谛，或许能从那里找到一些慰藉，找回那颗无拘无束的心，那个曾经热情自信的自我。

15点，车行驶在郑州、洛阳区间。

眼前一条条山沟，一道道山梁。沟梁交错处，散落着平塬，聚集着村庄。塬上绿油油的麦苗，黑扎扎的灌木，新栽的松苗稀稀疏疏。一条大沟，昏蒙蒙一派黄褐。沟那边是黄河，跨过黄河是中条山，我们走上黄土高坡。

前面是渑池，这里2200年前曾发生过著名的秦赵渑池会盟故事。蔺相如不畏强秦五步之内以命相胁，迫秦王击缶，保全了国家尊严，千古流传佳话。

再往前，是三门峡市。从三门峡市就想到那座同样名字的大坝，想到那个好大喜功的年代，想到清华大学同门而出、风格迥异、命运相悖的两位学者——张光斗和黄万里。

张光斗是时代的弄潮儿。先是紧跟潮流力挺三门峡工程并参与了设计；当历史证明三门峡工程失败，又闭口钳言，随波逐流。“文革”后在三峡工程上仍是高唱颂歌并有超常表现，终于被时代的潮流推上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宝座。

黄万里是水利专家，清华教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公子，从美国学水利归国。先是反对修三门峡水库，后又对修三峡水库提出异议，因此遭到时代的贬抑。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7年后又为三峡工程受到冷落。半个世纪过去，三门峡大坝早已报废。“黄河清，圣人出”已成笑柄。可怜黄万里一介书生无功而陨。

看到黄河了，不见波涛，没有奔腾，唯见滑动的泥浆沉沉荡荡。河两侧是平缓的低坡，一座不知名的小塔，塔下影影绰绰的黄河大桥。夕阳正在沉沦，寸寸微云，丝丝残照。

更往前是函谷关。

函谷关南依崤山北靠黄河，一道窄窄的关口。这里自古为西北第一屏障，史称“山河之险”。冷兵器时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保护着关中800里秦川，成就了秦帝国六代基业，一统天下。

函谷关已成坦途，可笑的是，一个正在修建的历史景区，第一个完工的却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收费站。交钱过关，总觉得有些怪怪的，难怪当年老子过关要奉上一本《道德经》，这也算是一种传统。

晚六点走进西安。上一次来西安是37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大串联，从成都来到这里。那阵儿“文革”刚开始，到处是急吼吼的造反派，广播喇叭播放着激越的革命歌曲。我们游览了大雁塔、小雁塔、碑林。那时，古寺刚受损毁，荒草萋萋，人迹清冷，遍地狼藉。

可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革命，而是西关的回民小吃。那时集市尚未取消，古风依存，热情的回民同胞招呼着生意，五分钱一个炸柿饼，八分钱一串烤羊肉，五毛钱一碗香喷喷的羊肉泡馍，人流熙来攘往，十分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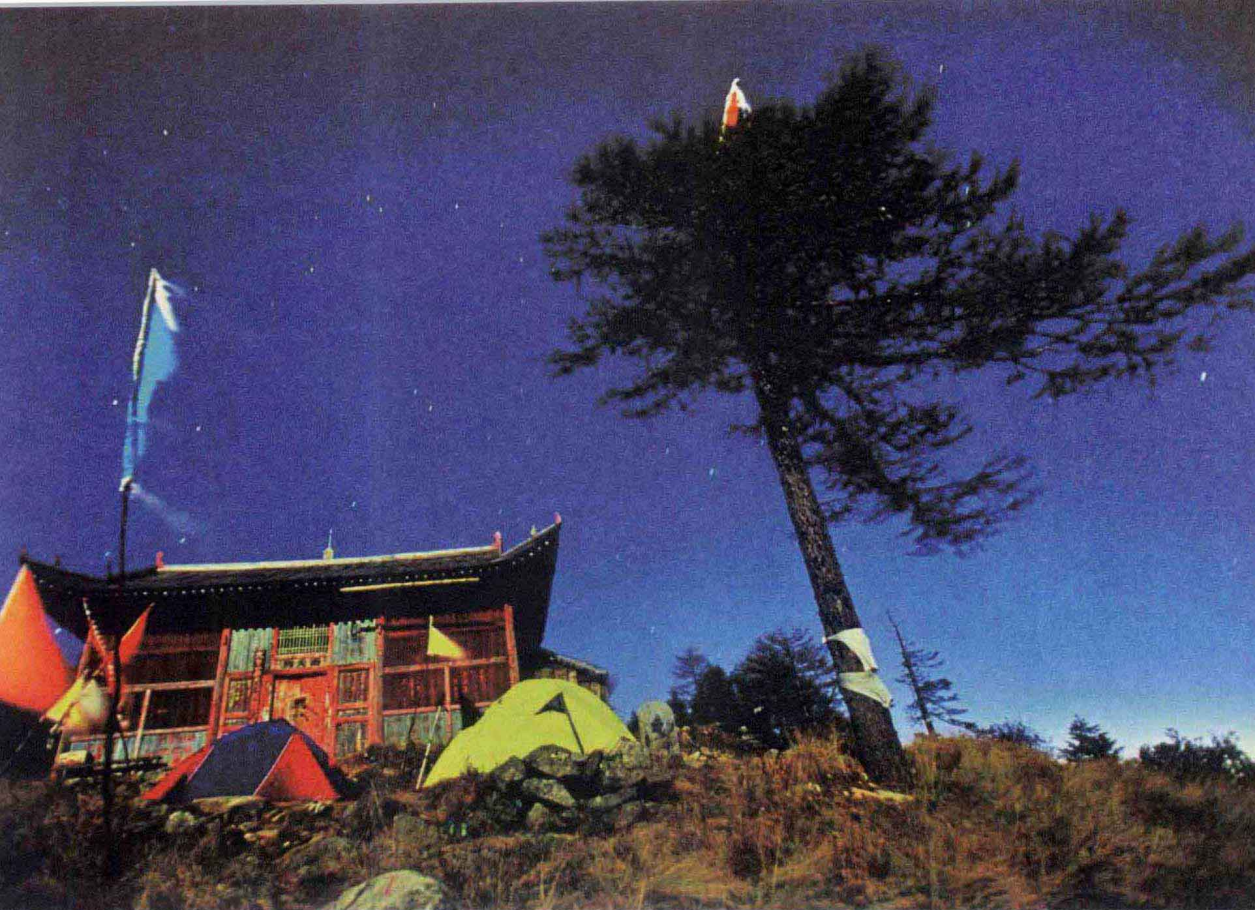
再进西安，古城墙正在维修，昔日的四旧又成了国宝。这是当代华夏大地仅存的有完整城墙的历史古都。城外有护城河，城门有城楼，城楼内有瓮城，瓮城正对一条大道，大道的尽头是钟楼。城墙乌乌泱泱，建制基本完好。

如今的护城河和城墙之间已辟为步行花园，地灯导路，情侣出没。城上每隔几十米有一大红灯笼，探照灯扭动着扫向城墙，充满活力。护城河外一条灯光大道，车流滚滚，高楼林立，歌厅、舞厅、台球厅人影幢幢。古城已经不古，踏上了现代化的大道。

从西安古城联想到前几天报道的崩坏了一角的平遥古城；也进而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拆除的北京古城墙。据说梁思成当年为保护北京古城哭谏中央而不为动，六百年古城墙毁于一旦。

中国是千年古国，每县有城，总不下2000座。上世纪70年代我在山西晋中，平遥附近的祁县、太谷、介休都有古城。短短30年多数古城已成历史。何以独平遥古城得以保留？为此我专门问过平遥人，答曰：“因为平遥穷，没钱改造。”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穷”字成全了平遥一举成名，纳入联合国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名录。联想到西欧的古迹保护，我们还停留在只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程度。📷



秦岭南天门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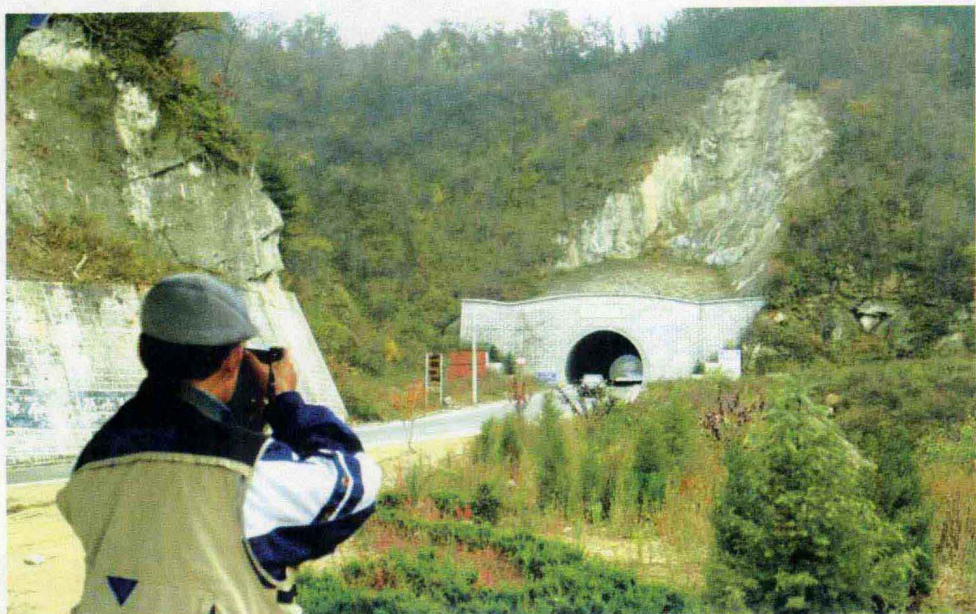
秦岭

2004年10月30日 星期六

没见过如此迷幻的景色：树影拍打着青石，山泉挥洒着月色，残雪困扰着藓苔，石缝摇曳着蓬棵。大千世界隐去色彩，只剩下单纯和黑白，滔滔山影，层层树浪，银花万朵。

清晨，从阿房宫路走上108国道。

离开西安城区不远，天下起小雨，道路开始变得坑坑洼洼，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土腥气。遇到穿村过镇，行人、车辆挤在一起，泥路上人流滚滚，夹杂着到处乱跑的狗、鸡。路边堆着瓜果蔬菜，墙脊上垛着黄橙橙的玉米，老年人坐在门口眺望，年轻人围着台球案嬉戏。土墙上刷满广告标语，治安的、节电的、扫盲的、节育的，加上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五彩缤纷，新旧混杂，蓬蓬勃勃，莫名其妙。



秦岭隧道

关中的农村，有的是古老，有的是新奇。这里，旧的宗法文化正在消融，新的商品农业已然兴起。农村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新式的农民已经开始告别土地。

9点48分进入黑河森林公园——一条峡谷，千尺绝壁。绝壁下不见尽头的巨石，缠绕着一条奔腾的山溪。细雨滋润着秋水，一道索桥凄迷，峭壁几缕瀑布，崖顶红叶萋萋。

三年前我曾和影友来过这里，留下过一段难忘的记忆：

也是十月，正值中秋，我与马卓新、许天宁、张瑞生、小邵、小耿一行采风来到这里。在许天宁兄的鼓动下，没作好充分准备，同行五人每人只带一个馒头便走进秦岭腹地。

那天上午，万里无云，阳光普照，想象着几个小时的山路，又要背摄影器材，竟忽视了3767米的海拔高度，没带给养只穿着单衣。

一路古树参天，藤蔓盈野，腐草纠结，翠竹丛密。沿着湿滑陡峭的山路爬行，整整走了9个小时，已然筋疲力尽才登上垭口。此处遇见一座登山者的临时营地，可我们没带营帐，在这荒山老林里无法露宿，又不好麻烦别人，听说前面10里就是南天门，留下了张瑞生，我们四人随一个山民上了路。

天黑了，下起大雪，气温降到零度。唯一的馒头早已下肚，只剩下半牙儿在



汉中车站

登山营地讨要的面饼。分了饼却发现同行的山民走丢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此时，前不见行人，后不见来者，停下就是冻死，我们陷进高山绝地。临时做了分工，卓新轻装前面探路，我负责断后，我们艰难地爬行在山脊。很快我们发现，山脊没路，我们困在一片巨大的石海中。

不知什么原因，太白山的脊梁遍布巨石，这里没有大树，石缝中杜鹃树丛密。放眼四周，冻云低罩，山影幢幢，夜幕中冰花暗舞，雪地上黑影蓬蓬。

正不知所以，10点突然云开月现，风停雪住。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一轮满月，万里清辉，把个秦岭太白勾勒得凄凄烁烁，清清丽丽。

没见过如此迷幻的景色：树影拍打着青石，山泉挥洒着月色，残雪困扰着藓苔，石缝摇曳着蓬稞。大千世界隐去色彩，只剩下单纯和黑白，滔滔山影，层层树浪，银花万朵。

那晚，我们摇摇晃晃，饥寒交迫，摄影器材丢在半道，走着走着一屁股坐在水坑中不肯起来。终于天宁兄靠着一棵树再不肯走。绝望中前方传来马卓新的呼喊：“南天门到了！”

半夜11点半，历经15个小时，忍着高山缺氧，饥寒交迫，终于几近绝望中上了南天门。后来我们得知，那晚半山冻死了一个登山游客。

登山之苦，之险，之美，之乐，尽在其中。永生难忘。

11点10分，穿过一公里长的秦岭隧道。我们翻过秦岭主峰，走进大熊猫保护区——佛坪。想起三年前在太白顶，见过成片的箭竹林，青油油、绿旺旺，十分茂盛。

半小时左右，穿过长脚坝，进入佛坪县城。

佛坪县坐落在一条河谷中。两山夹一沟，沿山脚是两条陈旧的长街，连接长街的是一座公路桥。我们找到一个小店打尖，老板娘是一个四川绵阳女子，非常麻利。

此刻，孩子们正在下学，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在这里就餐。孩子们吃得非常简单，冷饭是自带的，老板娘负责用菜汤热热。老板娘告诉我：这里的孩子不容易，大山区，全县只有一座高中。多数孩子来自山区，家境贫穷，学校伙食贵，只得自带干粮。她为孩子们热饭，不收什么费。

佛坪全县去年毕业120名高三学生，只有40人考入大学。这里闭塞，没什么工业，考不上大学就得回村，而孩子们不想回村，上大学就是孩子们的唯一出路。老板娘的女儿去年没考上大学，如今在这里帮厨。可以看出，这里的孩子比城里孩子成熟。不过老板娘还是满足的，她说，现在开发旅游，外边的人进来了，日子好过多了。

15点24分过槐树关，出山了，进入移动通信网覆盖区。走到这里才知道，西(安)汉(中)高速路正在修筑，路基已出规模，明年似可通车，这条高速路可打通蜀道直抵成都。

前面不远是谢村，有东汉造纸先贤蔡伦的墓。

造纸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国人引以为傲。在国际百名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中，蔡伦名列前茅。但从路牌的规制看，此墓并不辉煌，比起沿途见到的政治家墓地差得太远。蔡伦不过一任宦官，自然地位卑下，也就很难葬得辉煌，中国人死后还是要讲官本位的。

前行过洋县进入汉中盆地。汉中自古是用兵之地，西北部为秦岭所困，南有大巴山，东为商洛山，易守难攻。诸葛亮六出祁山即以此为基地。抗战时日军进攻大西南也只打到这里。

16点23分走进汉中市。冒雨观汉中，一座湿漉漉、脏乎乎的城市。这里似乎正在进行城区改造，环城路很宽的路基，路面极糟。正是下班时刻，车辆挤在一起，新建的火车站和这一团混乱的交通形成很大的反差。都说路是城市的脸，这里正在洗脸修饰。

汉中不好留，我们向勉县出发。离开城区上了国道。同样是路，只因归属不